

黎元洪傳 (四)

章君毅

孰知黎公何許人也

譚人鳳一走，黎元洪固然心有內愧，可是就他鞏固權位，控制全局來說，却是得其所哉，正中下懷。因為，同盟會的同志逐漸散去，剩下來的首義同志，就比較容易應付得多了。軍界中人，不是他的學生，便是他的部下。其他人等，則人數既少，步驟又不一致，他正好聲東擊西，逐個擊破。還有一層，首義同志全是熱血青年，他們心胸坦蕩，志行高潔，對於升官發財，並無興趣。尤其看不慣那些奔走鑽營，阿諛獻媚的遜清官場惡風，有人想做民國的官，他們樂於拱手讓賢。這麼一來，黎元洪就不免更加威福日恣，暢所欲言。遜清官吏，熱中政客，排日奔走其門，軍政府裏，新面孔越來越多。於是黎元洪的地位也就水漲船高，聲望日隆。

在國父尚未返抵國門之前，武昌儼然為起義各省的中心。當時各地民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

一個大問題，厥為如何儘速成立中央政府？九月十九日，黎元洪首先向各省發出通電，請起義各省推派代表到武昌開會，湊巧之至的是這個電報偏偏就誤了八天，而在九月二十七日，方始拍到上海。這時候，江蘇、浙江、上海三地民軍都督，早已先行邀請各地代表到上海去開會了。

但是在上海集會的各省代表，在推出了伍廷芳和溫宗堯為革命軍臨時外交代表以後，為了表示尊重黎元洪，仍然決定以武昌為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推黎元洪代行中央職權。而且，一收到黎元洪的電報，立刻決議每省各派一人到武昌參加各省聯席會議，留滬代表祇負聯絡之責。

於是，十月初十，革命軍各省區代表大會在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隆重揭幕。擔任主席的，正是公而忘私，去而復來的同盟會元老譚人鳳。就在大會揭幕的前一天，袁世凱派他的私人代表朱其煌，携帶一封民黨要人汪兆銘寫給武漢首義同志的親筆信，業已被袁世凱收買，跟袁世凱正沆

瀆一氣，朋比為奸的汪兆銘，要求武昌首義同志設法促使南北達成和議，聯合一致要求宣統皇帝遜位，然後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因為這是危疑震撼期中（全國精銳之師北洋勁旅，正在傾巢而出，大舉南下，曾經統轄武昌民軍的譚人鳳即曾說過，當日武昌「人心惶惶，大有悲慘難堪之狀。使當日北軍偵悉，遣一隊渡江，武昌垂手可得。」），關係民軍存亡絕續的重大問題。所以當時大會反覆討論的重心，就在汪兆銘的這一封信。部份代表，過於強調滿清業已名存實亡，滿清朝廷的力量全部掌握在袁世凱的手上。革命軍與其拋頭顱，洒熱血以與漢人袁世凱鬪，何不擁他當一任臨時大總統，順利轉移政權，推翻新清，建立民國的目的也同時宣告達成。

終於在十月十二日通過了「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世凱反正來歸」決議案。這是民國初年政壇上的一大秘辛。

這一個決議案一通過，民國與滿清，南北對峙的局面迅即急轉直下。十月十五日停戰期限屆滿，雙方又「和衷共濟」的同意繼續停戰到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六時。在此期中，十月十八日袁世凱派唐紹儀爲其全權代表，赴武漢與黎「軍門」或其代表討論大局，民軍所派的全權代表則仍爲伍廷芳。二十一日唐紹儀到了漢口，他邀請黎元洪在英租界晤面。唐紹儀一向是袁世凱的左右手，好朋友，光宣之交，他跟徐世昌都是大名鼎鼎，炙手可熱的人物。迭任奉天巡撫，外務部副侍郎兼督辦京漢、滬寧鐵路大臣、郵傳部大臣。其時，黎元洪不過一名新軍中級軍官，地位平平，名氣不響，——說到這裏，還有一則當時的趣聞，武昌首義，軍政府成立，新軍同志擁黎元洪爲都督，原意即在利用黎元洪在軍界的名望，可是當起義各省代表集議上海，決以武昌爲軍政府所在地，推黎元洪主持大政。袁世凱在北京城裏得着了消息，大爲震驚，他曾遍詢他左右的湖北要人如夏壽康、張國淦等，居然沒有一個曉得黎元洪爲何許人的。

風雲際會備位儲貳

然而，風雲際會，新人出頭，如今黎元洪實爲中央大都督，儼然起義各省的共同領袖了。唐紹儀邀黎元洪赴漢口，黎元洪却搭了搭架子，他說按照中國禮俗，向來是行客拜坐客。唐紹儀代表清廷和袁世凱前來議和，也不能打破這個規矩，他要見本大都督的話，那就請他渡江到武昌來登門求謁。

唐紹儀拘不過黎元洪，無可奈何，祇好在二十一日正午，央請英國駐漢口代理總領事，跟一名英國艦長陪同，渡江而來武昌。黎元洪則在武昌織布局延見，雙方談了半個鐘頭，祇商決了一件事：和談地點改在上海進行。因爲民軍全權代表伍廷芳時在上海，黎元洪要唐紹儀再到上海去移樽就教。

辛亥年十一月初六，國父返抵上海，初十日十七省代表舉行臨時政府總統選舉，國父以十六票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次日各省代表通過以中華民國爲紀元，改用陽曆，即以次日之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另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亦即公元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爲中華民國元年元月一日。國父當選臨時大總統後，曾致電黎元洪，有「武昌舉義，四海雲從，列國輿論，歌頌民軍，無微不至，而尤欽佩公之堅苦卓絕」，以及「武漢爲全國之樞紐，公之責任維艱，伏維珍重」之語，公開表示仍請黎元洪肩負武漢方面的重責大任。另一方面，黎元洪對於國父也是推崇備至，衷心推戴，他在覆電中說：「臨時大總統之任，先生當選，曷勝欣賀！先生識高千古，慮周全球，挽末世之頹風，復唐虞之盛治，即使海內重親漢官威儀，不獨四萬萬同胞之福，即東西各國亦莫不景仰高風，爲中華民國慶！專此電賀。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大總統萬歲！」當時，國父返國伊始，對於組府的人事問題，在黨人之中，以黃興的意見最受尊重。黃興爲了彌補他和武漢方面因雙方誤會所生的裂痕，並向武昌首義人士表示崇功報德起見，特地建議

選舉黎元洪爲副總統。元年元月二日，十七省代表又舉行副總統選舉會，黎元洪遂以十七全票，登上了中華民國副總統的寶座。二月十二日，遜清隆裕太后率同宣統皇帝下詔退位。次日，國父便向參議院提請辭職，並薦袁世凱以自代，四月一日國父解除職務後，由參議院推舉袁世凱爲中華民國臨時第二任大總統，其間又經過北平兵變，袁世凱改以北平爲首都。自此民國政府，就成了袁大總統駐在北平，黎副總統常駐武昌之局。

由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區區協統，在不及三兩月的時間裏，居然一躍而爲中華民國的副元首，中外聞名，婦孺皆知的民國開國元勳。黎元洪走了這一步登天的大運，回首前塵，真是恍然一夢。民國初年，有民國四大偉人之謂，依序爲國父孫中山先生、袁世凱、黃興與黎元洪。黎元洪三個字能和孫、袁、黃相提並論，忝附驥尾，真是黎氏自己都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而辛亥革命，是武昌起義之日，他被起義同志強拉出來充任都督，這一幕趣劇，連他自己貴爲副總統以後，也並不否認，他曾當衆坦然自承的說：

「按照大清法律，革命行動可招殺頭滅族之禍，豈可以掉以輕心，隨便加入。我當時是被他們強拖出來的，實在情不得已，想不到，果然就成了一番大事業！」

言次，頗有沾沾自喜，顧盼自豪之意。黎元洪的中華民國副總統，分明是同盟會第一號領袖，黃興所主動推舉的。但是，榮膺副座，開府武昌以後的黎元洪，却反倒和袁世凱越來越接近，跟同盟會越來越疏遠，漸漸的倒向袁世

凱一邊，遇事不惜公然與同盟會為敵。最明顯的事實，是同盟會與袁世凱為首都設在北平或南京所引起的爭論，黎元洪竟違背參議院「首都設於南京」的議決，公然致電袁世凱，主張定都北京，予袁世凱以有力的聲援。其次，則為袁世凱使人行刺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於上海，南北分裂，二次革命因而而起，黎元洪控制武漢，具舉足輕重之地位，他竟亦通電支持袁世凱，作「長江下游，認死搖柱」的自動投效之語。黎元洪為什這麼樣捨本逐末，認賊作父，終於成了袁世凱的工具，北洋系的傀儡的呢？這裏面，當然有其曲折的內幕。

袁世凱長江放遠釣

首先，是袁世凱百計籠絡，多方羈縻，先利誘，後威脅，他在黎元洪身上做足了功夫，乃使黎元洪不得不墜入其彀中。

其次，是黎元洪與同盟會毫無淵源，他根本就無所謂革命思想，對於革命大業，自始至終全無認識，他和同盟會人的交往，始之於武昌首義以後。飲水思源，知恩圖報，他對於同盟會員拋頭顱，洒熱血，艱難締造的中華民國肇建，竟而對他前嫌不計前嫌（黎會嚴厲鎮壓革命，尤曾手刃革命同志二人），反而擁他成大名，居高位，理應一心一德，效忠到底。可是，黎元洪却忘恩負義，從不曾作此想法。倒是革命軍艱苦作戰期間，一些熱血沸騰，富正義感的革命同志，所施加於他的鄙夷輕視，露刃脅迫，竟使他耿耿於懷，抱憾深心，時刻企圖報復。

再則，便是他左右的親信，對於同盟會，素乏好感之外，尚且結有嫌怨。例如他的「文膽」，任機要秘書，秘書長多年的饒漢祥，是黎元洪夾袋中的唯一人才。饒漢祥的名士習氣很重，經常與「水」絕緣，因此一身既髒且臭，滿身都是黴子，又有很大的鴉片煙癮，就為他在軍政府大開煙舖，吞雲吐霧，受到同盟會同志的羣起攻擊，他一賭氣，自捲舖蓋回他老家廣濟。反是袁世凱遠在北京得到了消息，特派專員持他的親筆函件前往慰問，使饒漢祥受寵若驚，感激得五體投地。是袁世凱對饒漢祥青眼相加，特別禮遇，方使黎元洪力邀他「東山再起」，昇以湖北民政長的重任。

饒漢祥春雲漸展，躊躇滿志，他走馬上任，這一回他有資格自己發表通電文告了，於是在他的下車文告中，照樣駢四儷六，不過一開頭他用上個新名詞「法人」，於是文告一開頭便是一句：「漢祥法人也」。這使人聯想起他代黎元洪擬就副總統職文告時所開的另一個笑話：「元洪備位儲貳」，好事者乃戲撰一聯曰：

黎元洪篡克定位
饒漢祥是巴黎人

饒漢祥藉袁世凱之力，當上了民政長，他對袁世凱的感激涕零，那就不用提了。因此，黎元洪與同盟會脫輻，而投向袁世凱，饒漢祥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人物。

除了饒漢祥，還有個赫赫大名「辛亥三武」之一的孫武。孫武原名葆仁，字堯卿，又稱搖搖。漢口人，武備學堂出身，當過新軍教練官，管

帶，唐才常謀起兵於漢口的時候，孫武曾被舉為岳州司令。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運動軍隊會黨從事革命事洩，他逃到日本，進成城學校學海軍，返國組織共進會。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加入同盟會，宣統三年（一九一〇）辛亥武昌起義之前，他曾推舉為參謀長，不料起事之日他因炸彈爆炸受傷。十九日舉義成功，他被舉為軍務部長。在辛亥三武之中，唯有他和黎元洪比較談得來，相當的接近。

民國元年南京臨時大總統府成立之前，孫武由武昌到了上海，他曾經在滬軍大都督陳英士（其美）的面前對黃興有所不公的批評，使陳英士頗為不滿。其實他到上海係為攔得陸部隊次長一席而來。然而陸軍總長既已內定黃興，他這個當次長的願望也就無從提起。為這件事，他心中不無不快，回到武昌，就邀同張振武合組民社，以與同盟會相對抗。民社以主張進步主義，以謀國利民為宗旨。黎元洪、藍天蔚、王正廷、吳敬恆、劉成勳、張伯烈等，均列名為發起人。

孫武既是黎元洪的智囊，他對同盟會的失望，自然會影響黎元洪對同盟會所持的態度。

另一方面，則袁世凱籠絡羈縻黎元洪，真是費盡心機，無所不用其極。民國元年元月二日，參議院選舉黎元洪為第一任臨時副總統，到袁世凱繼任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後，參議院再度選出來的副總統，依然還是黎元洪。當時，袁世凱即以參謀總長一席，請黎元洪兼攝，並且作迎他入京的準備。可是黎元洪無意北上，袁世凱一聽說，馬上就親筆題了一塊「民國柱石」的匾額，和

傳洪元黎

「中華民國副總統」的長匾，派專差送到武昌。老袁嫵媚，使黎元洪爲之怦然心動。這便是一代梟雄袁世凱的一貫伎倆，他先聲奪人，在黎元洪心目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章太炎居間做大媒

湊巧，這時候又有一位因南京組府，希望落空而對寧方大爲不滿的樸學大師章太炎（炳麟）遨遊武漢，受到湖北各界盛大的歡迎。因爲章太炎不但是翕翹、黃以周的入室弟子，國學造詣精深，爲當世所欽重，而且他富於民族思想，迭在時務、昌言、東京民報及上海蘇報等報刊雜誌，以激烈的言論，作革命之鼓吹，在國內外各地，擁有廣大的讀者。各界爭欲瞻仰他的豐采，章氏訪鄂，遂而掀起熱烈歡迎的高潮。

章太炎脾氣古怪，目無餘子，他那一語不合，破口大罵的毛病是出了名的。就因爲他「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日積月累，得罪的人相當多。南京組府，黃興原已提名他爲教育部長，然而各省代表却未能表示同意。國父雖然謙沖自抑，情詞誠懇的挽他爲總統府樞密顧問，但是章太炎却深心不懌，他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即脫離同盟會，元年一月三日又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其後又與遜清末代狀元，南通實業鉅子張季直（謇）所組的預備立憲公會合併，組成統一黨。推章太炎、張謇、程德全、熊希齡爲理事，湯壽潛、唐紹儀、湯化龍爲參事。章太炎旋即遨遊武漢三鎮，他看出了黎元洪和同盟會之間的貌合神離，早有裂痕。於是竭力慫恿黎元洪和袁世凱携手

合作。他曾著文爲黎元洪大事宣傳，備加揄揚。極口稱讚黎元洪之句有云：

「黎公年四十九，體幹肥碩，言詞簡明，秘書參議衣服不華，每日至黎公座次關白文件，一席之間七八人。皆執連柄蒲葵扇，黎公亦在焉。其所着西裝制服，以粗夏布爲之。自大都督以至州縣科員，皆月支二十元。夾以項城（指袁世凱籍隸河南項城——筆者注）之雄略，黃陂（黎元洪是湖北黃陂人）之果毅，左提右挈，中國宜無滅亡之道。」

宣傳簡明而有力，給當時的中國軍民，隱隱約約指出一條前途光明的康莊大道。尤其是黎元洪一經品題，身價百倍，連他自己都有點飄飄然。深覺實不能再「妄自菲薄」了，黎元洪附袁之意遂決。而袁世凱更以章太炎的掇促袁黎合作「正合孤意」，他很高興，授章太炎以勳二位，禮聘入京，特任章氏爲有官無銜，有薪無事的蒙古籌邊使，章太炎欣然應命，而在初入北京之際，專以謾罵民黨爲能事。

袁黎合作之局既成，南北遙相呼應，頗收得心應手之效。黎副總統得了袁大總統強勁有力的奧援，他就很想利用袁世凱的權勢，爲他清除異己，公報私仇。因爲在黎元洪的心目之中，辛亥起義的革命同志，全是無法可制的「驕兵悍將」，倘不及時剷除，早晚必受其害。所以他先擇定一個最大的目標，施一着「借刀殺人」的妙計，請老袁替他開一開殺戒，顯一顯威風。他所選的目標正是辛亥三武之一的張振武。

張振武，原名堯鑫；字春山，羅田師範講習

所畢業後到武昌當小學教員，參加共進會，然後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法律政治，少有大志，熱心革命。所以他在就讀早稻田的同時，復在體育會選修戰陣攻守，軍事學科。他在日本加入同盟會，負責組織湖北革命機關，武昌起義，張振武厥功至偉。軍政府成立後任軍務部副部長，在孫武療傷期間，曾經代理部務多時。

張振武生性剛直，大義凜然，嫉惡如仇，他最看不起黎元洪在担任都督時，甘爲滿清鷹犬，曾經一連多次，當衆對黎施予呵斥。這已經使黎元洪懷恨在心，亟思報復。民國肇建，黎元洪當選副總統後，又有人告訴黎元洪，張振武在他再三推辭不就民軍都督的時候，居然向民軍臨時總指揮吳兆麟提出建議，他說革命軍雖已佔領武昌全城，可是滿清大吏先已走避一空，並未曾殺他們幾個，一壯聲威。黎元洪既不贊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舉，何不將黎元洪斬首示衆，使那班滿清忠狗爲之膽寒。——黎元洪聽到這個說法，自然更加要對張振武恨之入骨，勢將除之而後快了。

黎菩薩悍然起殺機

陽夏之戰，漢陽得而復失後，民軍圍獲漢陽兵工廠的槍械彈藥又復落入清軍之手，武昌民軍反倒亟需補充械彈了，張振武乃奉派赴滬採購。從這個時候起，黎元洪就利用職權，多方予張振武以杯葛。譬如故意拖延匯款，指責張振武所購的槍支均係廢槍，子彈則因年久已失藥效，使張振武滯留上海，遲遲不能返回湖北。然後，再密請袁世凱，把張振武調到北京，給他一個名義，

讓他就此在北京「賦閑」。

袁世凱起先倒是肯幫忙，他召張振武晉京，餌以委任重要職務，張振武心想袁大總統焉能使詐？因而不虞有他，立即北上。可是他到北京時，世凱竟派他充任蒙古調查員。張振武這才知道他上了大當。不過，當年他是辛亥起義元勳，聲名響亮的辛亥三武之一，他也不甘示弱，開口就說：

「請大總統撥一筆款子給我，我馬上設立蒙古調查員機構。」

袁世凱唯有虛與委蛇，跟他打太極拳，一味推延。張振武實在耐不住了，他給袁大總統來個不告而別，翩然返回武漢。

袁世凱一不小心縱虎歸山，真叫黎元洪慌了手脚，新仇舊憾，他曉得張振武來意不善。當時，辛亥首義的軍界同志，有一個湖北將校團的組織，在各部隊裏掌握很大的勢力。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是張振武最親密的朋友，兩個人福禍相依，休戚與共。所以，張振武一回到武漢，立刻就放了一支冷箭，施黎元洪以下馬威，楚望臺總軍火庫發生兵變，亂事雖然迅告平息，可是黎元洪却也吓得魂不附體，心驚膽慄。

好不容易把同盟會湖北籍的重要人物，參議員劉成禺和眾議員鄭萬瞻從北京請到武昌來，為黎元洪和張振武雙方調解。黎元洪的一方由孫武代表出面，劉、鄭二位議員的調解工作做得很成功，他們力促張振武和孫武杯酒言歡，重續舊好。黎元洪和張振武也見了面，黎元洪勸請張振武晉京就職，他答應張振武一定保薦他為大總統

高等軍事顧問。

張振武一片坦誠，了無機心，雙方舊嫌盡蠲，既已化敵為友，為了使黎元洪安心居於大位，自己避免嫌疑，上北京就上北京吧，在他的想法這又有什麼問題？所以他那趟北京行不但携家帶眷，而且把黎元洪視為心頭刺，眼中釘的方維，以及他的親信幹部十三人，隨從僕役三十餘名，一概帶了同走。

元年八月八日張振武一行抵達北京，九日擔任調人的劉成禺，鄭萬瞻等抵步，十一日連孫武也到了。一時之間北京城裏湖北要人雲集，應酬往還，好不熱鬧。當時張振武，方維不惜坦率表示，他們在短期內不欲再回湖北，意思是他們全已放棄了和黎元洪角逐爭競的壯志雄心。

八月十三日晚上，袁世凱收到黎元洪的一封密電，他馬上就親自開保險箱取密碼本。不巧他把那把鑰匙一時竟會打不開，這個保險箱的鑰匙，祇有他和公府秘書長梁士詒一人有一把。袁世凱祇好把梁士詒找了來打開保險箱，取出密碼本後，大總統和秘書長親自譯電，忙了半天，却又是神情緊張萬分。原來是黎副總統力陳張振武「怙權結黨，桀驁自恣，吞蝕巨款，乘機思逞，潛行歸鄂，飛揚跋扈，煽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昌謀不軌……」案情重大的罪狀開了一大堆。然後，黎元洪請袁大總統「將張振武立予正法，其隨行方維係屬同惡相濟，並乞一律處決，以昭炯戒！」

袁世凱一看效事體大，「不敢專擅」，他命梁士詒打電話，連夜把北京城裏的幾位北洋顯要

全找了來。移時，趙秉鈞、馮國璋、段祺瑞、段芝貴全到齊了。六巨頭便緊急籌商如何處理黎副總統舉發的張振武一案？梁士詒比較持重，他提議先拍一個電報到武昌，再問一聲黎副總統，請予處決張振武、方維一電，是否出於黎副總統他本人之意？

十五日武昌覆電到了，斬釘截鐵的說：前電確屬黎元洪本人主意。

座上主成了階下囚

當時北京城裏的湖北要人正在冠蓋相望，酬酢頻繁。張振武本人八月十四日大宴同盟會暨共和黨首要於德昌飯店。席間發表演說，強調調和黨見，同為民國造福。八月十五日晚間六時，曾有「中州大俠」之號的河南民軍領袖王天縱宴請北洋暨湖北將校。八時，張振武復率同湖北將校在六國飯店款宴北洋高級將領，已經獲知張振武、方維即將被殺的段芝貴、姜桂題都是座中客，負責北京衛戍重責的拱衛軍統領段芝貴且已奉到處決張振武等的密令，他唯恐事機洩露，使得張振武等起疑，特地勉強赴席，但却在席未終時便與辭離去。就在這個時候，北京城從前門以東到小沙土園一帶業已戒嚴，大前門柵欄附近設好了埋伏，一百多名游緝隊員靜悄悄的包圍了金臺館，然後一湧而入，先把住在裏面，當晚未曾赴宴的方維逮住。金臺館正是張振武和方維的下榻處，所有隨同張、方而來的家人僕從。一律都被臨時拘管，不許自由行動。

又一小時後，十點鐘，主人中的最後一批，

張振武、湖北眾議員時功玖，和張振武的表兄江西協統馮紹閔。三個人分乘三輛馬車，馮車在前，張車居中，時車殿後，三輛馬車蹄聲得得的駛近大前門柵欄。於是兩旁的伏兵齊起，先用絆馬索把馬足纏住，然後登上第一輛車，不由分說的把馮紹閔抓出來就綁上。馮紹閔怒不可抑，厲聲喝斥：

「你們這是幹什麼？」
「抓人的北洋軍官便問：

「你不是姓張？」

馮紹閔憤憤然的答道：

「我不姓張，我姓馮！」

軍官忙說：錯了錯了，一面喝令軍士鬆綁，一面靜等着接踵而來的張振武座車一到，他拔出指揮刀，領着衆軍士齊聲一喝，一刀擊破了馬車玻璃窗，伸手進去扳開了車門鈕；將辛亥三武之一的張振武，一把揪出車來，七手八腳，加上了五花大綁。然後，將張振武的從人，車伕，一起全給綁上。

先已有三輛押解人犯的大車，停在附近。張振武和他的從人，車伕被推上大車以後，立刻起解。大車前後，左右簇擁着幾十名槍上膛，刀出鞘的馬軍步兵，車後又有兩人一排，好幾十個跟着車走，暗藏槍械的便衣隊，緊緊尾隨。在前的騎兵驅散行人，沿途街畔的店舖住戶，一律嚴禁出入，熄滅燈火。爲了抓一個張振武，北京城裏禁衛森嚴，如臨大敵。

方維和張振武前一後被押解到玉皇閣軍政執法處，處長陸建章等兩個人都到齊了方始出來接見。他先命軍士鬆綁，再跟張、方二人略事寒

暄，張振武的一張臉氣成了鐵青，他看見他的馬車伕還被綁住，他便疾言厲色的跟陸建章說：

「我不知道我爲什麼被捕，可是這個馬車伕跟我毫無關係，應該先把他放了。」

陸建章倒也能從善如流，登時命他的副官，把馬車伕先鬆綁放走。

張振武態度從容的問陸建章：

「可否借紙筆一用？」

陸建章也答應了，取出紙筆，親手遞交給張振武。——他伏案作書，寫了一封信給辛亥起義同志，前鄂軍第四鎮統制（師長）鄧玉麟。他單單寫信給鄧玉麟是有其深意的，因爲不但鄧玉麟正在北京，而且，湖北將校之中，也以他和袁世凱最爲接近。張振武在這封信上說：他突被大總統的軍隊所縛，生死莫卜，請鄧爲他剖白，身畔未携分文，囑鄧爲他設法。信末他請鄧玉麟代爲照顧他的隨從和家屬。

信寫完了，他請陸建章派人送去，陸建章當場便命專差送到十二條胡同鄧處。這時候，張振武發現他的從人也被綁着，他再請陸建章釋放，陸建章依然照辦。

諸事已畢，張振武雍容鎮靜的問陸建章：

「我們究竟犯了什麼罪？你是根據那一條法律逮捕我們的？」

開國元勳雙雙槍斃

陸建章不答話，他面含苦笑，把黎元洪拍給袁世凱的密電，遞給張振武看。

張振武很快的看了一遍，氣得臉上青筋直爆

，滿臉通紅，他高聲的呵斥：

「胡說！胡說！簡直是胡說八道！」

陸建章還是悶聲不響，他再遞過去一紙袁世凱所下的命令，那上面寫着：

「查張振武既經立功於前，自應始終策勵，以成全之。乃披閱黎副總統電陳各節，竟渝初心，反對建設，破壞共和。以及方維同惡相濟，本大總統一再思維，誠如副總統所謂愛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容忍，何以慰烈士之靈魂？不得已即着步兵統領，軍政執法處長遵照辦理。」

看過了，張振武憤慨萬千的說：

「死就死，看你們橫行到幾時！」

順手再把袁世凱的命令，遞給業已閱覽黎元洪來電全文的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方維掃了一眼，昂然不屈的道：

「死好了！」

時鐘劃破了難堪的沉寂，噹的一聲響，正是午夜一時。

陸建章緊蹙眉頭，揮手示意。行刑的劊子手，拿了細綁的繩索，矇眼睛的黑布，齊步向前，走到張振武和方維的面前。但是張振武却慷慨壯烈的說：

「好男兒應當堂堂正正的死，我們用不着這些！」

於是，昂首邁步，張振武和方維相偕步入刑場，唇角掛一抹鄙夷的冷笑，傲然注視那黑黝黝的槍口，砰砰連響，張振武和方維各中兩槍。張振武一彈在肩，一彈射中腹部，兩位歷盡艱危，締造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英雄志士，猝然倒地

身亡。

在張振武被押赴玉皇閣軍政執法處的同時，與他偕行的馮紹閱和時功玖，喫了一場虛驚。却是心知事態嚴重，兩人氣急敗壞，十萬火急的驅車直駛石橋別業共和黨總部，通告大眾，使在場諸人聞耗之餘呆若木鷄，駭然無語。這時候時功玖心憂如焚，但求挽救得了張振武的性命，他翻身外出，驅車趕赴北京東城，找到了孫武和鄧玉麟，然後同往玉皇閣軍政執法處。

噹噹噹，時鐘敲了三響。

傳達室裏的衛士睡意惺忪的立正相告：

「處長早就睡了。」

「不行。」時功玖把三位湖北要人的名片，往那名衛士的手裏一塞，他萬般急迫的說：「告訴你們處長，我們三個此刻非見他不可！」

衛士手捧着三張名片折回裏屋去了，移時，陸建章呵欠連天，滿臉睡容的出來接見，他薄唇緊閉，一語不發，裝出凝神傾聽的模樣，靜聽時功玖，孫武和鄧玉麟三位湖北要人的聲聲責問

「張振武和方維犯了什麼罪？」

「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對待開國元勳？」

「萬一真的殺了張振武和方維，誰負得起這麼大的責任？」

尤有命令口吻：

「你趕緊把張振武和方維交出來！」

鄧玉麟比較心平氣和，他為陸建章着想，提出一個折衷方案來說：

「請你把張振武和方維交出來，由我們在場

的各位負責保釋。縱使他們兩位有罪，也不妨遵循法律途徑解決。陸處長，你放心，我們一定會使你為難。」

然而，這幾位湖北要人都不曾想到，陸建章在當時就已經很為難了。他早已無法交出生龍活虎般的張振武和方維，因此他唯有堆滿一臉苦笑

的說道：

果然掀起軒然大波

「列位不必白忙了，張振武和方維兩位，兩小時前業已伏法！」

望着如中雷殛，舌翹不下，受了極度驚恐的時功玖等人，陸建章頻頻的搖頭苦笑，他從懷中掏出袁世凱所下的處決令，告訴眾人說：

「這是段翼長（按指段芝貴——筆者註）交下來的袁大總統手令，還有陸軍部的部員前來監刑。我祇不過是奉命行事，無可奈何。各位所加諸於我的責備，我唯有敬謹接受，此外無話可說。」

當時，武昌首義革命元勳，孫武、鄧玉麟和時功玖，聽清楚了陸建章這麼說時，情知張振武，方維業已冤死，「黃泉無旅邸，今夜宿誰家。」一陣陣慘然，無比辛酸，驚得齊同跳了起來，熱淚奪眶而出，潛潛滴落。哀慟，憤懣，使得在場的人，無不為之淒然淚下。沉濁濁的低氣壓中，陸建章却陪着笑臉，請他們用茶，坐下休息。孫武他們悲憤填膺，對陸建章假的懇懃不予理會，轉身便往外走，一同衝出了陰風淒淒，殺機四伏的玉皇閣。這時候，人人的眼中都噙着憤

激的淚水。湖北籍的眾議員時功玖，仰臉望着一團漆黑的空際，厲聲悲呼：

「冤獄！這是冤獄，這是千古未有的冤獄，我們要替張振武，方維報仇！我們一定要報這個血海深仇！」

第二天天一亮，北平城裏軍政兩界迅即傳遍了開國元勳張振武，方維不經審判，無辜被殺的消息，一場軒然大波迅即掀起。湖北旅京人士表現得最為激動。八點鐘，旅京湖北要人孫武、鄧玉麟、劉成禺、張伯烈、張大昕、哈漢章、時功玖等人，在新華宮總統府集合，集體請見袁世凱。當時袁世凱胸有成竹，有恃無恐，他挺身而出，親自接見。聽完了湖北要人爭先恐後的嚴詞質問以後，袁世凱不慌不忙，從容自在的說：

「這件事我我很抱歉，我明知道這麼做對不住湖北人，而且我還要受盡天下人的責罵，但是我實在沒有辦法。我救不了他們二位的性命。因為各位明知道我完全是根據黎副總統的來電辦理的。」

袁世凱彰明昭著，毫無保留的把殺張振武，方維的責任，往黎元洪的身上一推。使在場的湖北要人們面面相覷，無話可說，因為他們都曉得袁世凱所說的確是事實。——這也算是得到了答案：要替張振武，方維報仇，就只有去找黎元洪。一行人忿忿然的辭出新華宮，前往長椿寺去為張、方二人治喪。陸建章先已命人將兩具屍首抬到長椿寺了。

一羣湖北要人到了長椿寺，撫棺大慟，直哭得聲嘶力竭，傷心淚盡。曾經出生入死，冒險犯

難的親密伙伴，昨天晚上還生龍活虎般談笑風生，週旋達官顯要於筵席之間。方一夜之隔，便含冤負屈而死，屍骸都裝進了棺材，這情景着實令人哀痛悲酸。哭過了慘遭橫禍的開國元勳，孫武他們又相率赴金臺館，慰唁張振武的家眷，少不得又是哭成了一團。然後，他們一同到了哈漢章的家裏，舉行緊急會議，即席決定了處理張方被殺一案，應採行的三項步驟：

- 一、致電黎元洪質問。
- 二、彈劾陸軍總長段祺瑞。——因為處決令係由段祺瑞署名。
- 三、湖北同鄉提出質問書，在國會中向政府當局公開質問。

此外又決定由孫武、鄧玉麟妥予安置張、方二人的隨從人員。當天，袁世凱方面也採行了幾項步驟，一面由陸軍部出面電覆黎元洪的自請處分一電，轉達袁世凱的大總統令，有謂：

「真電悉，張振武起義有功，固當曲予優容，寬其小咎，乃復煽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昌言不軌，實屬擾亂大局，為民國之公敵，躊躇再四，未便加以寬典，留此元愆，貽害地方。已飭步軍統領、軍政執法處將張振武並同惡共濟之方維查拿，即按軍法懲辦。此外隨行諸人，已飭酌給川資，俾歸鄉里，以免株連。副總統為保全治安起見，自有萬不得已之苦衷，杜漸防微，為民除害，足以昭示天下，所謂處分，應勿庸議。等因，相應奉達。」

有此三罪十死難辭

這就是袁世凱的神奸巨惡，陰險毒辣之處，電報是由段祺瑞出面打的，萬一將來黎元洪埋怨，正可以往段祺瑞的身上一推。然而段祺瑞所轉奉的大總統令中，最厲害的兩句話，厥在於「自有萬不得已之苦衷」，——這苦衷黎元洪不便說出口，袁世凱也不深問，他只是照着黎元洪的意思辦，却在公開發表的覆電中留下了「苦衷」二字，曖昧不明，蛛絲馬跡，留給天下人去作多方面的猜測。這個局勢，可就大不利於黎元洪了。其次一句，是為「足以昭示天下」，那意思是說，黎元洪你要殺開國元勳張振武和方維，當然有你不不得已的苦衷，你叫我公然殺人，紙包不住火，終究會鬧得天下皆知的。你來電既然說是防微杜漸，為民除害，這又有什麼說不出口，見不得人的呢？袁世凱正嬉笑怒罵的逼黎元洪攤牌：現在是你公佈殺人理由的時候了啊。

黎元洪一向有「泥菩薩」的綽號，在國人心目之中，他是好好先生，忠厚長者，很合清末民初國人脾味的溫和主義穩健派，既不像革命黨人的英銳之氣令人心懷疑懼，又不類欺人孤兒寡婦，陰險險毒的一代梟雄袁世凱般使人望而生畏。當黎元洪開府武昌，坐鎮華中，以副總統兼攝鄂督，但凡各地軍政首要起了糾紛，有所爭競，動不動就要武力解決，雙方劍拔弩張，戰禍一觸即發，鬧得地方上人心惶惶，如同大禍臨頭。黎元洪每每使其文膽饒漢祥作些駢四儷六，洋洋千言的勸請息爭，以蘇民困的通電，不是「垂涕而道」，便是「泥首以請」。偶或時局嚴重，風波將興，他更是「三危」、「四亡」、「五哭」、「

十害」，悲天憫人，憂國憂時的長電填滿了各地報章的篇幅。他所說、所請、所力陳，所慨乎言之的，在在都能扣動全國軍民的心弦，引起廣泛而熱烈的反響。於是乎，黎元洪便成了舉國聞名，薄海同欽的民國開國四大人物之一，其聲譽，還浸浸然駕乎袁世凱之上。

偏巧他唾吐必報，清除異己，拍電報唆使袁世凱殺了開國元勳，辛亥三武之一的張振武，還有湖北將校團的團長方維。在黎元洪想來，他不在武昌勢力範圍之內殺人，而把「仇人」送到北京請袁世凱代他大開殺戒。他自以為這一條借刀殺人的妙計，可以天衣無縫，不落痕跡。殊不知袁世凱是何等厲害的角色？他正愁黎元洪聲譽鵲起，隱隱然自成派系，將來很有可能成為他的爭競對手，心腹大患。如今黎元洪恰好授他以柄，自投羅網，他豈不正好借此機會，無情的撕破黎元洪的猙獰面目。什麼「忠厚長者」，什麼「菩薩心腸」，黎元洪竟是個心胸狹隘，口蜜腹劍，慣施「借刀殺人」陰謀詭計的兇王小人。張振武、方維分明是黎元洪打電報給袁世凱請他殺掉的，他這麼做，反而顯得他險毒可怖之外，更缺乏大丈夫敢作敢為的英雄氣概。

黎元洪弄巧成拙，噬臍莫及。他算是給袁世凱給砸了，從自在逍遙的九霄雲裏，一筋斗跌下了萬丈深淵。國人心目中對黎元洪所存的良好印象一掃而空。譏誚怒罵，紛至沓來。黎元洪乃在全國一致斥罵聲中，手足失措，慌了手脚，他只好再勞煩饒漢祥，洋洋洒洒，寫成了一篇長達二千五百二十餘字的通電，一開頭就哀哀上告的說：

「連日函電紛馳，詰難羣起，前電倉卒，尙未詳盡報告。政府復書未實到，誠恐遠道不察，眞象愈溷，敢重述梗概，爲諸公顏陳之。」

黎元洪在這次通電裏，細數張振武的「罪十五」，再加上「此外索款巨萬，密濟黨援，廢削公家，擾害商庶，種種不法，不勝枚舉」。然後纔陳其不得不殺張振武之「不獲已者三」。又自承他本人也有罪三也。概略言之，其一是他「素乏寸功，忝竊高位」，以致「馭將才疏，武漢蠢動」。其二是「洪與振武，患難相從，推食解衣，情同骨肉」，於是便不免「恩深法弛，悖道寒盟，……同室鸞弓，幾釀巨禍，洪實涼德，與武何尤？」其三則是他「反經行權，貽人口實，鼠忠泣血，不敢告哀。」總而言之，則黎元洪「有此三罪，十死難辭」，他竭力強調他處境的困難，殺張的情不獲已，和張振武罪證確鑿，死有餘辜，絕對不是「莫須有」的「風波冤獄」！

段祺瑞不肯背黑鍋

再則，爲表示他和張振武的「情同骨肉」，「共守孤城，推食解衣」之誼，黎元洪在通電中保證對張振武「除優加撫卹，贍其母使終餘年，養其子使成立外」。他還要特派專員，迎柩歸籍，沿途妥爲保護，靈柩抵鄂，黎元洪說他要開會追悼，親往祭奠，以安哀魂。又說要把張振武的一生事跡，編印成書，請「大總統宣示天下，俾昭然於功罪之不掩，賞罰之有公，斗室之內，稍免疚心，泉臺之中，或當瞑目。」後來，他果然送了兩千大洋給張振武的兒子，作爲晉京迎柩

的路費，並且令軍務司每月發給張振武家屬恤金三十元，到張振武的兒子能够自立之時爲止。張振武的遺屬本來拒絕接受，是他弟弟張振亞唯恐雙方破了臉，可能「禍不單行」。於是張振亞代爲出面，接受了黎元洪的一番好意。張振武的靈柩運抵武昌，黎元洪特派大員迎迓，在抱冰堂爲之舉行追悼會，並親自挽之以聯如次：

爲國家締造艱難，功首罪魁，後世自有定論
幸天地監臨上下，私情公誼，此心毋負故人
也願他得出這麼幾句煞有介事，貓哭老鼠
假慈悲的聯語來。

儘管黎元洪口口聲聲說他爲了張振武一案，早已「積勞成疾，咯血盈升，俯仰世間，了無生趣。秋茶向甘，凍雀猶樂，顧瞻前越，如陷深淵」，話說得好聽，文章作得絕妙，可是張振武和方維還是含冤負屈雙雙死在他手裏。人死不能復生，黎副總統一通密電，就要了兩位開國元勳的生命，置民國法律於何地，四萬萬同胞之生命財產，從何獲得保障？因此，張振武一案揚揚沸沸的鬧了開來，舉國輿論，爲之大譁，士農工商，交相指責。剛剛新露頭角，成爲人物的黎元洪，自此挨盡了天下罵名。聲譽掃地，威望全失。

首先，同盟會仗義執言，由黃興通電譴責政府，不該用不正當的手段，擅殺有功人員。繼而，辛亥三武剩剩下的二武，孫武和蔣翊武大鬧新華宮，逼着袁世凱討「免死券」，十九日參議院開會，參議員紛紛提出質詢，要求政府公佈張振武謀反證據，劉成勳聲淚俱下發表演說，張伯烈當衆嚎啕大哭，在國會裏掀起的滔天巨浪，使全

國各地爲之震動。國務總理陸徵祥，吓得賴在法國醫院裏不出來，而且在案發之後正式呈請辭職，袁世凱不准，他便每隔五天請一次假。

二十日參議院再度開會，參議員們羣憤慨，越演越烈。他們對袁世凱一天之內，前後兩次提出的答辯書，一致表示極端不滿，最後決議催促陸軍總長段祺瑞出席參院報告張案經過。

在北洋軍閥首要之中，段祺瑞的專擅驕橫，披瀝置張是出了名的。而且此公脾氣之大，性情之烈連袁世凱都會爲之退避三舍。因此段祺瑞在北洋三傑龍虎狗中被稱之爲虎，此外他還有個「氣令智昏」的諺評。這條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漢子，遇上了參議院中質詢張案的這場大風暴，明明事情與他無關，他都仍然有點怯場，就怕參議員情緒激越，一時衝動，自己會得代人受過，當場挨「轟」。參議院方面，一個勁兒的在催。他遲疑難決，迫不得已，便去請示袁世凱，——「參議院要我出席報告張振武一案的經過，大總統您看我是去出席呢？還是不去。」

袁世凱的答則是：

「這事我沒意見，由你自己決定好了。」
想了想，段祺瑞忽然又膽氣一壯，他眼珠一彈，自告奮勇的說：

「好，我去，我不怕！」

然而，北洋之虎段祺瑞，果真不怕那參議院裏的驚濤駭浪嗎？事實却又不然。八月二十一日，參議會開第三次會，段祺瑞想來想去他還是不便出席。派法制局局長施愚，帶一份政府二次答辯書上參議院去。（待續）